

柴 楠 译

“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

ENGLISH & CHINESE FOLK TALES



有无之间的游漾：
民间传奇



兰州大学出版社

柴 橹 译

“西窗风” 校园英文口袋书

ENGLISH & CHINESE
FOLK TALES
E 有无之间的游漾：
民间传奇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无之间的游漾:英文 / 柴楠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1

(“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 民间传奇)

ISBN 978-7-311-04623-1

I. ①有… II. ①柴…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2629 号

策划编辑 濮丽霞
责任编辑 锁晓梅 武素珍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有无之间的游漾:民间传奇
作 者	柴楠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 (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 (营销中心) 0931-891429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4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623-1
定 价	1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编辑委员会

- 高新才【兰州大学·经济学】
常 涛【资深翻译家·文学】
吴 洪【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
王理行【南京译林出版社·文学】
程金城【兰州大学·文学】
彭岚嘉【兰州大学·文学】
高 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
陈 静【兰州交通大学·文学】
袁洪庚【兰州大学·文学】
赵德玉【中国海洋大学·法学】
陈 文【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法学】
楼建波【北京大学·法学】
张国梁【兰州大学出版社·法学】
包国宪【兰州大学·管理学】
陈文江【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
张克非【兰州大学·史学】

策 划 冯 庆 张国梁

主 编 袁洪庚

总 序

袁洪庚

“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是面向青年学生的中英文对照课外读物。

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英语学习方面投入的甚多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必须承认英语学习的效果是不够显著的。纵观各类学习者,“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全能者甚少,遑论在“听说读写”技能上发展而来的“译”的技能,虽然他们获得过种种证明自己能力的证书。

英语学习者成绩不够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应归于主体(动机、态度、方法等),有的应归于客体(环境、教师、教材等)。

仅环境一项而论,中国学生便没有欧洲学生优越。中国国土辽阔,一个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学生在国境内向东西南北任何方向旅行几百公里后听到的语言仍是汉语,只是在语音、语调、词汇等方面与自己家乡的方言有细微差异;而一个荷兰人出国做等距离的旅行后便能听到周围的人讲法语、德语……欧洲人可以卓有成效地运用“直接法”学习外语,生活在本土的中国人则基本不具备此类条件。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基本上是在母语环境之中、在“语法—翻译”教学法原则指导下学习英语。不仅如此,他们的教师亦大多是在类似条件下培养起来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等主持下,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们制定出中国高校专业外语学习的方略:“听说领先,读写跟上。”毋庸置

疑,这一方略是极具超前眼光的,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符合各种“直接法”的语言教学思想。

然而,在听说无法“领先”、“任务”不明的情况下,读写自然无法被动“跟上”,只能另辟蹊径,索性由读写取代听说的地位。这正是当今相当多的中国英语习得者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国土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的人性化考虑……这些因素足以促使我们重新为读写定位。

听说与读写孰先孰后,这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殊途同归,在听说无法领先的情况下,不妨反其道而为之,让读写先行。其实,一些先贤早已就读写的意义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赋宁先生便认为读写理应“放在首位”(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教学的人生经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自古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便是青年人磨砺自身、获得经验、完善人生的一种境界,这套口袋书有助于青年读者且行且读。

顾名思义,“口袋书”就是可以放在口袋里的便携书籍,通常开本小于小32开,印张大致不超过10个。西方的袖珍本《圣经》、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政治读本《毛主席语录》便是有史以来最成功、发行量最大的口袋书。此外,英国的企鹅出版公司曾推出冠名以“企鹅丛书”的首版口袋书,这套丛书在三年内销售2500多万册,获得巨大成功。口袋书从此风靡全球,对欧美国家的出版业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与柯达克罗姆彩色胶片一起被列入20世纪人类发明、冒险和不寻常的事件之中。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美军为赴海外作战的士兵赶印大批价格低廉的口袋书,受到军人的欢迎。

如果将阅读作为人生的一种重负,阅读者便不会感受到快乐。“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的宗旨是使阅读成为享受,让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快乐,在快乐中得到启迪,有所收益。这套口袋书集趣味性、经典性、知识性于一体,努力走大容量、小篇幅、低价格的路线,做学生课后的亲密伴侣。弗朗西斯·培根有云:“读书为学的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倘若这套小书能使读者在这三种用途中得到某一种,编者便深感欣慰。

在选材和编辑路线方面,“西窗风”口袋书的内容涵盖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以消遣、益智、增知为宗旨,以清新、雅致、便携的形式推出人生哲理、趣闻轶事、名人名言、绝妙好诗、美文如潮、微型小说、幽默戏仿、法律名篇、政治与人、史学纵横、管理亦理、经济头脑等系列;每一系列5册,每册约10万字。素材以现当代英文原创为主,亦不排除用希腊、拉丁、希伯来文创作的经典名篇。所有文选均请专业学者移译、加注,并附有译文、译者手记等。

首辑口袋书推出的是文学系列,其内容大体可归于短篇或微型小说类,分为神秘小说、科幻小说、爱情小说与民间传奇等4类5册。

鬼故事：藏于民间的“传奇”

柴 楠

在中国，鬼故事源远流长，是民间传奇的一部分。传统鬼文化是有关人的死亡、丧葬、祭祀、招魂、民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现象与相关学术研究的总称。早在先秦时期，各种鬼故事就开始散见于文化典籍之中。萌生期的鬼故事数量不多，文笔简约，风格质朴，如《墨子·明鬼》中的《杜伯报冤》《庄子·齐物论》等。其中《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篇的《黎丘奇鬼》颇具代表性：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谓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于市，欲遇而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其真子。

这篇故事情节很简单，大体意思为：魏国的北部有个叫黎丘的乡村，那里有个奇怪的鬼，喜欢装扮成别人的儿子、侄子、兄弟的样子。乡村的一个老人从街市上喝醉酒回家，黎丘的鬼装扮成他儿子的样子，扶他在路上却折磨他。老人回到家，酒醒后就责骂他的儿子，说：“我是你的父亲啊，难道我对你不够好吗？我喝醉了，你在路上折磨我，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哭着磕头碰地说：“冤枉啊！没有这样的事啊！昨天我去村东向人讨债，可以去问别人。”他

的父亲相信他的话,说:“呵!肯定是那奇鬼,我曾听说过。”这天,父亲特意到街市上喝酒,想将(鬼)刺死。这天早晨,他便前往街市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儿子担心父亲不能回家便去接他。老人看见儿子,拔出剑就去刺他。这位老者被像他儿子的奇鬼所迷惑,最后竟然杀死了自己的真儿子。

中国传统鬼故事在简练传神的对话中凸显人物的性格却并没有正面描绘奇鬼,而是通过黎丘丈人的行为,将鬼的刁顽狡诈及其危害性生动地表现出来。故事中与人作祟恶鬼的猖獗与故事的悲剧性结局,显然是能力低下的早期人类由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受尽折磨,从而对鬼灵产生恐惧心理的反映,含有告诫民众要仔细辨别真与伪的深刻寓意。此类鬼故事对后代鬼故事的影响颇大,如《搜神记》“秦巨伯”条、《夷坚志》“谭法师”条等,都是从此故事演变而来。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鬼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等领域都得到了记录与传播,尤其在历史与文学方面非常突出,内容主要是“鬼害人”“人捉鬼”“人、神、鬼恋”等三方面内容。如此看来,有人的地方必有鬼,有鬼的地方却不一定有人。但在文学作品中,为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可以没有鬼,可是在有鬼的文学作品里,至今必然有人的出现。

根据维基百科,在西方鬼故事中,最有名、出现较早的作品是在 *The Wife of Usher's Well* 民谣中讲述的故事:苏格兰边境某地一个妇人见到三个儿子在某节日返家,高高兴兴地为他们打扫房间。但次日黎明鸡叫时,他们却失踪皆无,原来他们早已遇海难身死,回来的仅是他们的鬼魂。

而最短的爱尔兰鬼故事则为：一个生性易紧张的人睡在一间听说闹过鬼的房间里。临睡之前，他锁上房门，关好窗户，检查衣柜和床底，最后才迟迟上床。当他吹灭蜡烛，窗帘那头却轻轻地飘来一句话：“好了，今天晚上我们总算是关在一起了。”

除了以上始于民间的鬼故事外，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剧中，剧作家也常常创造鬼魂角色来推动剧情的重要发展，如揭示自身死去的真相、暴露人性的丑恶等。这些均能在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哈姆雷特》(*Hamlet*)以及《麦克白斯》(*Macbeth*)等剧目中找到“有无之间”，“有”鬼的身影。

但西方文学注重鬼故事以及鬼魂题材小说的创作直至18世纪才得以展现。在西方文学历史长河中，我们能察觉到每个时期典型鬼怪故事或小说之间的模仿或戏仿：西方文学史上鬼魂题材小说先期重要的作品是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于1764年出版的哥特式小说《奥传多古堡》(*The Castle of Otranto*)。作者对该小说中鬼魂的创作又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与父亲鬼魂对话的延续与创新，作者本人也声称小说中的鬼魂是对哈姆雷特父亲鬼魂的“敲碎后的重铸，但又符合当时流行的哥特式鬼魂形象来推动情节”。该书为以后哥特式古堡小说提供了重要的创作模板。

随后的《乌多芙堡之谜》(*The Mysteries of Udolpho*)，作者安·拉德克里夫(Ann Radcliffe)则又是对《奥传多古堡》的戏仿。其中也同样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主人公感觉时常有鬼怪出没于迷宫式的乌多芙古堡之内。直至小说结尾，主人公此前所看到的每一次恐怖事件都存在自

然与合理的答案。可见,该小说是对当时风行的古堡鬼怪主题中超自然、鬼怪类作祟的颠覆,开创明显带有鬼怪气息而“无”鬼的气息型小说。

另外,仅从鬼怪自身来看,恶鬼很多,但善鬼也不少。如在美国鬼才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埃莱奥诺拉》(*Eleonora*)中,丈夫在太太死前发誓不纳后妻,可他再婚后,不但未发生事故,前妻的鬼魂还来安慰他,帮助他解除之前誓言的效力。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圣诞颂》(*A Christmas Carol*)中的鬼魂更为有趣,他是从地狱爬上来,浑身火焰、枷锁满身的鬼怪,这样的形象往往是最厉害的恶鬼化身。但小说中的鬼怪跑到人世间的目的不在于索命,而是劝老友不要再当守财奴,应该如基督耶稣一样,受苦受难用善行避免死后如他一般受地狱之火的煎熬。

而在西方鬼故事中,又存在着一种亦正亦邪的另类“鬼怪”——妖精,妖精的存在使得鬼的形态更为复杂化、多样化。作为西方鬼故事中占据很大比例的妖精故事,以更为贴合西方18世纪以来对人性的审视、批判的角度,构筑故事情节中诱惑、惩戒人类的贪欲,同时又在奖励、鼓舞人性中的闪光点,他们早已抛弃以往鬼怪杀戮、丑恶的直接的、简单的,甚至粗暴的表象,以更为内在的“恶”行为来矫正、规范人性中的缺点,达到规训的目的。在美的外表与丑的行为中,在无法预知孰善孰恶的猜测内,妖精作为鬼怪的一种更为高级的传统民间形象,体味世事变幻莫测如烟般的真谛。

此外,鬼怪中最有特点、如今最为火热的便是吸血鬼了。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ë)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1846) 在最后一章就曾提到男主角希斯克里夫 (Heathcliff) 连着几天半夜离家, 回来时都显得非常兴奋, 又不吃饭, 因此老管家婆心想, 他不会是“食尸鬼或者是吸血鬼吧”。而令吸血鬼获得世界范围影响力的小说, 可说是英国作家布鲁姆·斯托 (Brom Stoker) 的《德拉库拉伯爵》 (*Dracula*)。可时间最为久远的吸血鬼故事则是来自于爱尔兰民间传说《吸血鬼》 (*The Blood Drawing Ghost*)。故事中, 吸血鬼无法走动, 在夜间只能靠活人背负行走于天地间。吸血也远非后来用牙齿刺穿皮肤吮吸的形象, 而是在受害者睡熟之际, 挖洞流血, 再混合其他食物进食的怪异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 欧美鬼故事纸质著作已达 15000 部之多, 而中国国内近千部纸质版神鬼故事中, 仅 5% 左右的书目为外国译入版本。如今迫切需要大量、详尽的相关译文译著出版, 能让中国读者群了解、体会外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民间”这个最基础、最直接、最本质、最风趣的角度去窥探异域文化的特质。

西方传统鬼故事作为民间叙事中重要的一极, 能够比较真实地还原民间社会的面貌与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鬼故事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 由此迸发出自然对生命的超验联系。它构成复杂的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杂糅的状态, 其中又暗含娱乐与教化的双重作用。

故事语言在简单、平实的基础上, 又突出对惊险情节与重要人物在高潮阶段的内心描写, 使得“人装鬼惩戒他人”“人被妖精诱惑又被自身欲望摧毁”“轮回因果中鬼对善与恶的裁决”的民间故事模式无不渗透着对人类机智、

勇敢、正直、美好的向往与赞美,对残忍、贪婪、自私、懦弱的警示与惩罚。同时,鬼故事又往往保存相对自由活泼的叙事形式,除以时间线性为基础的传统叙事结构之外,还对同一故事进行数次或重复与改写,或故事套故事(类似中国套盒叙事结构)的元小说思维进行创作,更让读者加深印象、回味无穷。

本辑部分故事已在《视野》刊载,《读者》《微型小说选刊》《青年博览》《青春岁月》《金故事》等亦曾转载其部分译文。译者才疏学浅,难免有疏漏之处,尚祈各位读者不吝指教。

目 录

- 001 Master and Man *Thomas Crofton Croker*
- 011 主仆逸事 托马斯·克罗夫顿·克罗克
- 019 Far Darrig in Donegal *Letitia Maclintock*
- 024 多尼戈尔郡的妖精 利蒂希娅·麦克林托克
- 028 Tom Foley's Ghost *Jeremiah Curtin*
- 041 汤姆·弗利的幽灵 耶利米·科廷
- 051 Tom Daly and the Nut-Eating Ghost
..... *Jeremiah Curtin*
- 054 汤姆·戴利与吃坚果的鬼魂 耶利米·科廷
- 057 The Three Sisters and Their Husbands, Three Brothers
..... *Jeremiah Curtin*
- 070 三姐妹与丈夫三兄弟 耶利米·科廷
- 080 The Blood-Drawing Ghost *Jeremiah Curtin*
- 092 爱尔兰吸血鬼 耶利米·科廷
- 102 John Connors and the Fairies *Jeremiah Curtin*
- 114 约翰·康纳斯与精灵 耶利米·科廷
- 124 The Gollan *Alfred Edgar Coxppard*
- 135 隐形人 阿弗雷德·埃德加·科珀德
- 143 Guleesh *Joseph Jacobs*
- 166 格力士传奇 约瑟夫·雅各布斯

- 181 Lusmore and the Fairies
 *Timmy Abell & Joseph Jacobs*
- 191 拉斯莫尔与精灵 提米·阿贝尔, 约瑟夫·雅各布斯
- 198 Teig O' Kane and the Corpse *Douglas Hyde*
- 220 泰格·奥凯恩背尸体的故事 道格拉斯·海德
- 235 A School Story *Montague Rhodes James*
- 246 学校鬼谈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
- 255 Donald and His Neighbours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 261 唐纳德与他的邻居 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
- 266 The Ghosts and the Game of Football
 *Patrick Kennedy*
- 270 鬼魂足球赛 帕特里克·肯尼迪
- 275 The Ghost at the Crossroads *Anonymous*
- 276 十字路口的女鬼 佚名

Master and Man

Thomas Crofton Croker

Billy Mac Daniel was once as likely a young man as ever shook his brogue at a **patron**^①, emptied a quart, or handled a shillelagh; fearing for nothing but the want of drink; caring for nothing but who should pay for it; and thinking of nothing but how to make fun over it; drunk or sober, a word and a blow was ever the way with Billy Mac Daniel; and a mighty easy way it is of either getting into or of ending a dispute. More is the pity that, through the means of his thinking, and fearing, and caring for nothing, this same Billy Mac Daniel fell into bad company; for surely **the good people**^② are the worst of all company any one could come across.

It so happened that Billy was going home one clear frosty night not long after Christmas; the moon was round and bright; but although it was as fine a night as heart could wish for. He felt pinched with cold. “By my word,” chattered Billy, “a drop of good liquor would be no bad thing to keep a man’s soul from freezing in him; and I wish I had a full measure of the best.”

“Never wish it twice, Billy.” said a little man in a

① 守护神节。

② 妖精。

three-cornered hat, bound all about with gold lace, and with great silver buckles in his shoes, so big that it was a wonder how he could carry them, and he held out a glass as big as himself, filled with as good liquor as over eye looked on or lip tasted.

“Success, my little fellow,” said Billy Mac Daniel, nothing daunted, though well he knew the little man to belong to the good people; “here’s your health, anyway, and thank you kindly; no matter who pays for the drink.” and he took the glass and drained it to the very bottom without ever taking a second breath to it.

“Success,” said the little man, “and you’re heartily welcome, Billy; but don’t think to cheat me as you have done others, — out with your purse and pay me like a gentleman.”

“Is it I pay you?” said Billy, “could I not just take you up and put you in my pocket as easily as a blackberry?”

“Billy Mac Daniel,” said the little man, getting very angry, “you shall be my servant for seven years and a day, and that is the way I will be paid; so make ready to follow me.”

When Billy heard this he began to be very sorry for having used such bold words towards the little man; and he felt himself, yet could not tell how, obliged to follow the little man the live-long night about the country, up